

坝上行

彭程

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草原天路，在盛夏的酷热中。

原本颇为遥远的距离，被技术进步大幅度地缩短和拉近。清早从北京出发，沿京藏高速驱车3个多小时，就走过了农耕时代好多年的行程。昌平、延庆、怀来、宣化、张家口……一个个负载了厚重历史感的北方地名，渐次从车窗外掠过。居庸关长城蜿蜒起伏，官厅水库波光粼粼，桑干河大峡谷宽阔幽深。嶙峋的山脉连绵不断，刚劲粗犷的轮廓渲染着塞外的苍茫沉郁，尽管正是草木最为茂盛的时节，仍然有不少地方仅仅覆盖着一层稀薄的绿色，裸露的山体在阳光下泛着干燥的苍白色。

目的地张北到了。这里位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处，海拔陡然升高了一千米左右。行驶在盘旋上升的山路，看着刚刚行经之处很快跌落到脚下很深的地方，对被人们俗称为“坝上”的这个地方，便有了一种鲜明的形象感。一路逐渐增加的凉爽，到这里也变得更为明显。

正是从这里开始，一些有几分陌生新鲜的物象渐次映入眼帘。平原景色向高原风光的过渡，农耕元素与草原情调的交融，体现为视野中一幅幅平常的画面，例如时常会看到个头、颜色、数量不同的牛，安静地趴在乡路旁的树下，或者悠悠地走出一片草场上。大片的马铃薯田里盛开着簇簇白色花朵，浓密茂盛的藤秧将根部的道道垄沟遮盖得严实。旁边是一片向日葵，零星地开出金黄色花朵。玉米地随处可见，但茎秆比平原地带要低矮一些。一片缓缓凹陷下去，有着张开的怀抱一般优美姿态的草场上，兀立着几棵树冠浑圆的树。几户人家的屋舍错落排列在一片坡地上，红色砖房小院的前面，无一例外地会有一处牲畜围栏，用一根根黑褐色的原木柱子围成……看看接近中午了，便在一个小镇上停下车，随意走进一家路边店，要了一份地皮菜炒鸡蛋，一屉蒸茺麦面卷，蘸着羊肉蘑菇卤汁吃。边地的情调，散落蕴藏在许多具体而微的地方，诉诸各种感官，从目光到味蕾。

野狐岭到了。从远处望见一道横跨公路的木门，门额上题写着“草原天路”几个大字。草原天路在张北县境内就有数条，这里是东线，从野狐岭到桦皮岭。野狐岭名字的由来，该是因为这里曾有成群的野狐狸出没。清初顾祖禹的名著《读史方輿记要》中，称此地“势极高峻，风力猛烈，雁飞遇风辄堕地”。车驶入天路，一幅绝美的动态巨幅画卷，随着车轮转动而缓缓地展开：两旁的草原宽阔绵亘，作为背景的远山的轮廓也是柔和舒缓；一个房屋稀疏的小村庄后面，是一片层层叠叠的梯田；一排巨大的风车缓缓转动，在起伏高低的山脊上构建了一条天际线；公路顺着地势起伏盘旋，仿佛一条在风中飘扬的长长的飘带，在一个个瞬间定格为不同的形状。这时，你就不再觉得天路的说法只是一种修辞。天路之上是湛蓝的天空，大朵的白云静静地悬浮着，仿佛静止一般。

越往里开，车辆就越少，辽阔寂静的感觉就更为强烈，思维也变得格外活跃。无数历史的残页断片，纷乱地从脑海里掠过。设想在天路之上，浩荡长空中，有一位永恒的天神从高处俯瞰，他会看到什么？山戎、东胡、匈奴、鲜卑、柔然、契丹、鞑靼……几千年来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不同的民族生息繁衍，一个个朝代更迭交替。多少历史与传说，都已经融入了风声和云影。

一处低矮残破的深灰色石头墙垣，出现在前方草地的边缘。没时间下车细看，但我知道，这是古长城的一段遗址，中间那一截突出的部分是烽火台。脚下这一片土地，长期以来都是中原王朝与草原势力对峙的最前沿。为抵御北来的威胁，历代中原政权都在野狐岭一带筑造长城，计有燕国长城、赵国长城、秦长城、汉长城、北魏长城和明代长城，六个朝代的长城遗址集于一地，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。然而，当一股新兴力量强势崛起之时，任什么也难以阻挡。1211年，这里爆发了一场载入史册的野狐岭大战。成吉思汗率10万蒙古骁骑，大败金朝的40多万守军，金军尸骨蔽野塞川。这一战，是蒙兴金衰的转折点，从此金王朝一蹶不振，也揭开了此后蒙古铁骑征服欧亚广袤大陆的序幕。

将近一百公里的路途，整体走向是由低向高，草甸、坡地和山峦，开阔的风景缓慢地交替变换。但后面一段路程则颇为不同，漫山遍野林木茂盛，绿意葱茏，山峰和谷底聚拢紧凑，上下坡度陡峭，有一种乘船在海浪里颠簸的感觉，又有几分乘坐游乐场的过山车，不断地爬上高坡又落入谷底。这条天路的终点桦皮岭，是张北境内的最高峰，到山顶时，汽车仪表盘上显示温度比进来时足足低了5度。

自桦皮岭下来后，被手机导航指引着，一路奔向几十公里外的馒头营乡白城子。穿过安固里河大桥，桥下水流窄小细弱，它所汇入的安固里淖，古代曾经是烟波浩渺的大湖。不一会儿，路边忽然出现了一大片油菜花田，金黄灿烂，忍不住停下车，走进里面拍照。旁边是一块瓜地，墨绿色的藤蔓密密匝匝，几个农妇正在采摘甜瓜，装进停在田埂边的农用三轮车挂斗里。再往前走，是一个牲畜交易市场，空地上停了好几辆畜禽运输栅栏车，一些牛温顺地站在车厢里，等待着被拉到不同的地方，走向各自的归宿。我知道，眼前的场景，在千百年间都是反复地出现，不同的只是人们的服饰、生产及运输的工具，以及周边道路和房屋样式。

目的地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了。停下车，便走进了一片明亮灼热之中。盛夏时节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，仍然有着足够旺盛的火力。一座长方形的城池遗址，静静地躺卧在无垠蓝天之下。游人寥寥，四围寂然，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。走在一条正南正北方向的笔直甬道上，两旁是高及膝盖的芦苇和沙棘，鼠尾草伸出一串串紫色的花朵。后面有一片杨树树林，比内地的同类树种要矮，但树干下面一丛丛灌木状的金叶榆树，那种夺目的金黄色倒是丝毫不减。目光投向更远处，左右两边几百米距离之外，各有一道高低参差的灰白色城垣。旁边的白城子村，就



是因邻近这道残破的白色城墙而得名。在辽、宋、元三代，这一带是北连漠北、西通西域、南接中原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，狼尾巴山蜿蜒环绕，安固里淖等十几个湖泊遍布四周。14世纪初年，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武宗海山即位十多天之后，即下诏“建行宫于旺兀察都，立宫阙为中都”，并于一年后建成。虽然眼前只是一片废墟，但仍然不难想象当年全盛时的气魄。遗址占地辽阔，由外到内，分别是廓城、皇城和官城，三重城池以回字形相套。最内层的长方形官城，周长就有两公里多，中心大殿据说有今天7层楼房高，周围配殿环衬。官城的四个角楼高耸雄峙，俯视四方。它的外面一层的皇城区域，面积达80万平方米。

宫殿建筑就以这条南北甬道为轴线对称分布，外侧则是极为开阔的空地，可放置毡帐，如今长满了野草。草原文化和中原传统，在这里的建筑中有着和谐的结合。自忽必烈开始，元朝历代皇帝都循行两都巡幸制度，冬春住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，夏秋则住在大都之前的首都上都。那么，为什么又在此地建立中都？有不同的说法，我看到的一种观点是，元武宗和皇族久居大都，已习惯于都的严寒和清寂，但又不敢违背祖制，便取折中方式，在这个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建立中都。是耶非耶？恐怕还得由专业的历史研究者给出答案。但作为一名游客，却尽可以放任自己的思绪穿越回700多年前，在脑海里拼贴出一幅幅往昔的画面。譬如不妨想象，那些前来觐见大汗的蒙古王公们骑马和驮伏的骆驼，而倘若这里没有中原王朝那么多严格庄肃的规仪禁戒，也许还会有酒肉的香气，伴随着胡笳或马头琴的乐声，从蒙古包里飘散出来？

蒙元帝国由鼎盛走向衰落，发生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。元中都建成仅半个世纪，就被起义的红军一把火焚毁，只剩下城墙的断垣残壁。它们淹没在荒草与荆棘之中，被朔风和冰雪反复剥蚀，消失殆尽，在后世相当长的时间里，遗址的准确位置何在成了一个谜，直到上个世纪末才被重新发掘出来，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。

沿着中轴线青砖御道向前走，登上几层白色的台阶，便站到了修复过的官城正殿工字型的平坦基址上，它突出地面有几米高。周边是一望无际的绿野平畴，草地绵延，烟树历历。我把目光投向北方。我知道，在距此两百公里之外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，在一条叫作闪电河的河流旁，一片水草丰美的辽阔草原上，一个被元代诗人萨都刺描述为“牛羊散落落日下，野草生香乳酪甜”的地方，还有一处元代都城遗址，比脚下这一座湮没的城池更有名，也保存得更好。它便是元上都的遗址，是蒙元文化的发祥地，是当年元王朝勃兴和繁华时期的见证。

大半日的游程，已经让我时时感受到一种边地气息的氤氲。此地尚位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，如果抵达那个更接近高原腹地的地方，或许能够获得愈深入真切的沉浸，触碰到某种属于历史和文化内核的东西。走出遗址公园，回到车上，我在手机导航界面输入几个字：元上都遗址。那里是车轮驰驱的下一个目标。

一位好友的儿子，在北京攻读医学博士，毕业后南下广州，到黄埔区工作去了。他经常给我发来一些图片，满脸幸福的模样。说到黄埔，我马上就会想到一张发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是近百年前的黄埔军校。那是辛亥革命之后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那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。国共合作，联合北伐，打倒军阀，统一中国。那个时代，那些青年，青春如火，点燃中国。青春热血，从而成为黄埔的标志。

黄埔储存着广州最早的辉煌。始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、最完整的海神庙，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重要历史见证。南宋时，这里已是“海舶所集之地”；明清时，黄埔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；乾隆至道光年间，清政府对西洋实行“一口通商”政策，广州成为中外贸易必经之地和向外国商船征收关税的唯一窗口。彼时的黄埔，是中国外贸的最热点，也是广州的最繁华之地。同治年间，因水道淤积，港口移至长洲岛北岸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黄埔长期作为郊区，是广州市民的“菜篮子”。这个时期，仍是由于珠江水系阻隔，黄埔与主城区来往需摆渡，颇为不便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广州市在黄埔规划了一批工业园区和码头。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和交通的畅达，黄埔区终于迎来了“大爆发”。

2010年，中新广州知识城奠基。这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跨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，目的就是以知识经济为创新模式，汇聚全球高端产业和精英人才，打造一座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生态宜居新城，形成“北有中关村，南有知识城”的格局。特别是2014年，萝岗区与黄埔区合并，新的黄埔区经济总量迅速跃升，在整个广州市名列前茅。

如今的黄埔区，不仅有“科学城”“知识城”“海丝城”和“生物岛”等高质量发展平台，还开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牌，如“萝岗香雪”“广州幸福里”等等。

今年8月，我来过黄埔区。中新广州知识城经过10多年打造，已初具规模。这里积聚了数百家代表世界水平的高科技企业，主要集中在服务业、创意产业、教育培训、生命健康、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、能源与环保、先进制造八大板块。

采访中，我遇到几位小伙子。他们说着流利的普通话，从事教育和信息开发工作。如果不特意介绍，根本看不出他们是新加坡人。其中一位翁姓小伙子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落户于此，现在早已成家立业，成为黄埔人。在广州科学城，禾信仪器集团公司大楼里，我见到了董事长周振。

1998年，周振获厦门大学分析化学博士学位，两年后再获德国吉森大学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。他先后在德国重离子加速中心、美国阿岗国家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，后来归国创业，立志“做中国人的质谱仪”。

质谱仪是能够直接测量物质原子量或分

子量技术的唯一手段，是目前最尖端的科学仪器之一。其应用领域涉及高端医疗器械、环境监测、生物医药、食品安全、国防军事等。2010年之前，中国的高端质谱仪几乎完全依赖进口，特别是用于国防、核工业研发所需的质谱仪，更被国外严格禁运。

创业10多年，人到中年的周振虽已满头白发，但事业刚刚步入青春。他的仪器，已经登上“雪龙号”极地考察船。黄埔已经初步形成了高校部落。除了已落户的广州交通大学和黄埔大学之外，8所国内外高校已在此建立研究院。华南理工大学超级机器人研究院将围绕机器人产业，全链条推进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共建的“氮化镓器件和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究中心”正在全力攻关。

我们在当地乘坐了一次无人驾驶汽车。汽车内没有驾驶位，恰似一个小型会议室。设定目标后，汽车在马路上自己行驶，自然避让。虽然还不能全速行驶，但让人感觉异常镇定和沉稳。而我的激情和思维，时时在超越，时时在穿越。

据介绍，黄埔区拥有4万多家中小民营企业，其中高新技术企业2573家，数量位居全国经开区第一。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将围绕新一代通信技术、新材料、人工智能、第三代半导体等产业前沿，进行更深更广的开拓和突破。

走在黄埔的大街上，沐浴着凉爽，忽然想，这里也是海洋文化呢。看两侧高高低低、形形色色的现代化建筑，蓦地发现，竟然隐隐约约地蕴含着海贝、海螺、海星的形神。

更出乎意料的是，在黄埔区的中心地带，保留着一片原生生态山水。黄埔家境以低山为主，平行排列，俨若棋局。群山之间，是丰盈的珠江水系以及浑圆的丘陵、毯状的平原。湛蓝的天、雪白的云、香甜的风、葱翠的树，处处是青山，每每有碧湖。整座城区以山为骨，以水为魂，以绿为衣，以花为饰，形成了山水相映、水天一色的天然美景。

的确，如今的黄埔，更像一个世界舞台，更像一个国际中心。

我朋友的儿子，在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工作。他们从国外引进一种特殊技术和材料，可以仿照每人的口腔环境，用3D打印机精准生产各种牙齿。显然，他在这里工作理想、收入丰厚，不仅购置了婚房，还确定了对象。那一天，他带着同样是博士的美丽女友，陪我一起参观黄埔军校。

看着当年的青年，看着眼前的青年，虽然相隔近百年，却又感觉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。如今的黄埔，又是热血青年纷纷来归的地方。来黄埔，干大事！知识和智慧，照亮你，激活我，点燃他，重构和提升着每个人的生活、每个人的未来。

的确，这里气候四季温润，植物时时萌生，长出芽尖，长出绿，把花开成诗的模样、梦想的模样。一株树，一片林，一个森林，一座青春城。青青黄埔！

青青黄埔

李春雷



运河畔，有盘门

何南

甫入姑苏，满眼江南；未入盘门，已开心门。

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诗描绘了盘门的热闹盛况：“人语嘈喧晚吹凉，万窗灯火转河塘。两行碧柳笼官渡，一簇红楼压女墙……”盘门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水陆并联城门，水门与陆门齐心协力，守护着古老而年轻的苏州城。

而托起水门的巨大力量，是大运河的杰作。“百里官河一棹通，力排群议仰宸衷”，这是明人倪岳所写《观新修运河赠总戎平江陈公其一》中的首联。“平江”是苏州的古称。“百里官河”，当指大运河平江段，比现在的苏州段略长；“一棹通”，道出了运河通航之后为水运带来的巨大便利，大运河的重要作用跃然纸上。

京杭大运河苏州段长80多公里，它滋养了苏州城2500多年的历史，更养育了苏州世世代代的人民。

从觅渡桥头乘船，到白居易码头弃舟登岸，沿途会经过觅渡桥、吴门桥、姑胥桥、干将桥等著名桥樑，和觅渡揽月、桂花公园古城墙、鸿生火柴厂旧址、林则徐禁烟处、中四才子、万人码头等知名景点。每座桥背后都埋伏着故事，每个景点都诉说着一段历史。苏州，就是这么被岁月宠爱着。

船从万人码头缓缓经过，水轻经舔舐着岸边，仿佛在温柔地擦拭岁月的旧痕。船下是流动的运河水，船的上空是流动的袅袅白云，船便成为打捞诗情、追逐旧时光的媒

介。运河里有自由游弋的鱼虾，岸边有细细打理羽毛的白鹭灰鹭，还有乾隆年间铺就的专供纤夫行走的石板路，但那些辛劳的身影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悠闲从容的步履。

船在第二次大拐弯时，右手边便能看到盘门。原来，在运河船上远观盘门和登上盘门观赏竟有如此大的差别。水门如一张巨口，似乎要对我说些什么哲理。蓦地觉得，滟滟水波里、茫茫历史中，盘门静立不动的每一个瞬间，都是人类智慧的走向和光阴留下的深痕。

盘门是苏州古城的标志之一，古称蟠门。始建于公元514年，是吴王阖闾命伍子胥所修，与其余七门如阊门、姑胥门、蛇门等合称为吴国“阖闾大城”八门。之所以称为蟠门，是因为城门上曾悬有木刻的蟠龙，以震慑越国。

后来蟠门改为盘门，符合其“水陆相半，沿河屈曲”的意境。“水陆相半”，意思就是水门与陆门的江湖地位和重要性各占一半，平分秋色。

忽然想起口齿伶俐的导游的话：“苏州运河有四多……第四多是，运河里手机、照相机多。”因运河景致太美，乘画舫游运河时，游客会情不自禁掏出手机、照相机，将之伸出舷窗外拍照，任性之间，一些手机、照相机便失控落入水中。于是，我的心仿佛幻化为水底的手机或照相机，如果真有性灵，因主人的粗心与陶醉而坠入运河的怀抱，它们会是怎样的感受？

秋天的小径

南希(美国)

暮秋某日，我被工作搅得心绪不宁，惊觉窗外秋色渐去，满山红遍的艳丽褪去了。去美术馆的路上，我拐进纽约的中央公园去寻找剩余的秋色。不料刚下过雨，还不到下午3点，光线就暗淡下来。我惊讶地发现幽暗的公园小径上，秋色变得更美更深邃。

秋天的美，不仅仅在树上，也在树下，在地上。红黄的叶子铺在墨绿厚实的草坪底色上，色彩斑斓像孔雀开屏，又像一块展开的花布，延伸不绝地铺向天边。

因为叶子瘦了，天空也更寥廓了。深褐色的树干像花布的皱褶，树叶带着安静的喧闹，意犹未尽的叙述，仿佛一场戏的收尾，戏散了，舞者的戏装被风吹落，又偏偏落在花丛中。秋天的小径更像戏剧，比诗歌还浪漫。

右侧不远处有一湾湖水，湖岸杂花生树，倒映在水里色彩缤纷，葱葱郁郁，几只野鸭子翩翩悠悠在水面上追逐嬉戏。雨后的天空乌云初散，偶尔阳光又重新照耀着大地。阳光映射下的彩霞与野鸭一起飞



翔。远远望去，红的秋叶绿的草地白的石枒，天水相接，浑然一体。岸上黄红杂色洒染在绿水倒影里，湖水显得异常地安静充盈。离开湖岸，走进森林深处，铺满落叶的红褐色地面，因树荫而变得神秘，乍明乍暗、斑驳迷离，这情景深深地震撼了我。

不远处是一个倾斜的长长的漫坡，上面错落有致地生长着各种不同的树，树干上斑驳的颜色好像是画家将颜料挤出直接画上去，然后草草用画笔涂抹一番，这样那棵树便稳立于地上了。每棵树下都铺满了秋叶，有明黄，有暗红，有深褐，有浅绿，大多是半黄半红半绿的。满山坡落满了叶子，有如被人整整齐齐地、精心地铺了一层均匀的“雪片”。

我敛声屏气地感受光的变化，幽暗与明亮形成对比。大地深处有一股无形的坚韧和宽厚辽远，好像它在给我什么启示。

那天下午，我离开中央公园，赶去看美术馆的展览。在美术馆里看到《男人和